



广州学·广州万象丛书
主编 张其学 涂成林

广州河涌史话

叶曙明 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广州学·广州万象丛书

主编 张其学 涂成林

广州河涌史话

叶曙明 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广州河涌史话 / 叶曙明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218-11733-1

I. ①广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河道治理—水利史—广州

IV. ①TV882-092.6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83424号

Guangzhou Hechong Shihua

广州河涌史话

叶曙明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钱丰 梁茵 郑婷

责任技编: 周杰 吴彦斌

封面设计: 何林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广州市鑫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毫米 × 1092毫米 1/16

印张: 19 字数: 198千

版次: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

丛书编委会

 主 编 张其学 涂成林

 编 委 (按音序排列)

卞 利 陈桂炳 陈剑晖 陈金龙 陈泽泓 陈其和
曹建文 邓尧伟 邓启耀 丁旭光 丁艳华 董 巍
冯沛祖 冯崇义 顾润清 龚伯洪 何一民 韩志鹏
贺 忠 何志强 纪德君 鉴传今 李 翔 李颂东
李文新 李卓祺 林少川 罗交晚 林 娟 陆财深
梁凤莲 马智慧 孟 浩 欧阳知 彭诗升 彭 澎
邱 捷 秦 春 饶 涛 饶原生 孙 麾 沈 奎
谭苑芳 涂成林 涂文学 吴开俊 汪晓曙 王 河
王则楚 徐滇庆 徐吉军 肖风华 谢博能 谢 放
邢照华 叶曙明 尹 涛 郑永年 张宝秀 张其学
张跃国 张兴杰 周林生 周凌霄

总序

泱泱华夏，文明璀璨；明珠广州，熠熠生辉。广州作为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、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华南综合性门户城市，已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。在更早的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，在广州的范围内已有人类活动的痕迹。从古至今的绵延不断，广州凝聚了悠久的岭南特色文化和深厚的南方城市底蕴。

广州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，秦汉时期就与周边国家进行了商业贸易，到唐代已成国际知名的贸易城市，清朝更获得“一口通商”的历史机遇，故有“千年商都”之称誉。新中国成立后遭遇西方国家的封锁，仅有“广交会”连接中外；改革开放后，广州得风气之先，成为探索改革开放的试验区，铸就今日广州的城市特色和神韵，也成就了广州的“四地”汇聚：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，岭南文化中心地，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，当代改革开放先行地。





广州作为“千年商都”的经济特色，也影响了广州城市文化特色的生成和发展。过去的广州虽然地处岭南蛮瘴之地，但是广州一方面接受和传承来自中原的中华文化主脉，另一方面吸纳和融汇东南亚及西方国家的文化元素，自成岭南文化主流“广府文化”之品格，在中华各地缤纷汇聚的文化大家庭里独树一帜。而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，其广府文化不仅经受了数百年来西风苦雨的吹袭和交融，也融汇了周边的潮汕文化、客家文化的文化精华。广府文化之所以多姿多彩、博大精深、魅力无穷，这大抵也算是其中原因之一。

当今世界，国际间竞争大多是以城市为主体，而城市间的竞争又往往以文化论输赢。广州要凸显国家中心城市之功能，增强国际资源配置之能力，提升交通枢纽、科技创新之辐射，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之主导，便一刻也少不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。一个没有文化底蕴、文化特色和文化实力的城市，必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城市。

基于城市综合发展之宏观目标，鉴于广州文化传承之自身需求，以广州大学为肇始，各地研究城市问题的专家学者为呼应，开启了“广州学”研究的宏大议题：不仅设立省级的“广州学协同创新中心”，也成立了“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会”；不仅招标了数十项广州学研究课题，



而且推出了一批系列性研究丛书，起步虽晚，但后生可畏，很快得到全国城市学研究领域的认可和肯定。此次面世的《广州学·广州万象丛书》就是广州学研究诸多丛书的一种，将与同时推出的《广州学研究丛书》《当代广州学评论》《广州学译丛》等各自成集，相映生辉，为推进“广州学”的深入研究，为提升广州文化软实力、城市综合实力及城市国际影响力贡献学术界的努力与成果。

《广州学·广州万象丛书》在广州学研究的大家庭里，属拾遗撷英之类型。举凡与广州相关的城史趣说、人物典故、历史遗迹、诗词书画、民俗民风、传说纪实等不同内容、不同体例的作品皆可收纳其中，集腋成裘，聚少成多，多角度、多侧面展示广州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元素，保留广州学研究的文化资源和口述史资料，使之成为推动广州城市发展的有价值的文化积累。祈望省内外、国内外关注广州、研究广州的专家学者及友好人士，积极关注、参与这一有意义的研究和传播广州城市历史与文化信息的重大工程。

是为序。

《广州学·广州万象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2017年3月



总 序 / 1



蒲 涧 之 水 天 上 来 / 1

流去的岁月，流不去的记忆 / 2

任嚣城、越王城选址之谜 / 6

比黄金还珍贵的水 / 11

苏东坡推介的自来水方案 / 18

城东第一濠 / 22

李昉英的水调歌头 / 27

纵贯三区沙河涌 / 32



濠 畔 四 时 长 如 春 / 41

埋在闹市下的仙湖 / 42

凿濠为池，以通舟楫 / 50

南濠：千门日照珍珠市 / 57

玉带濠：朱楼十里映杨柳 / 62



清水濠：闲为风物当谁赋 / 69

兰湖：积潦通濠到此分 / 75

西濠口：家家金珠论斗量 / 84



六脉皆通海 / 95

六脉渠的千年之变 / 96

第一脉：古观幽林觅鹤踪 / 104

第二脉：一襟和气与春融 / 109

第三脉：阮元避客煮茶地 / 117

第四脉：江山从此不寂寞 / 122

第五脉：名山史笔足千秋 / 127

第六脉：风露浩然记当年 / 133



西关八桥画舫 / 141

潮来潮去都是西关情 / 142

驷马涌：苍龙饮水涵秋月 / 148

上西关涌：雨散花香两岸情 / 156

下西关涌：万派鱼龙舞绛霄 / 165

柳波涌：柳丝千缕系渔船 / 175

荔湾涌：江南无此好江乡 / 181



隔岸有大洲 / 193

- 万红相送云桂桥 / 194
碧水瑶溪二十四景 / 202
漱珠涌的禅钟帆影 / 212
双塔雄峙黄埔涌 / 224
濠中日月，水边人家 / 230
花地近海多烟水 / 236



东濠遐想 / 247

- 东濠涌的前世今生 / 248
甘泉先生与天关精舍 / 256
青青的芳草地 / 261
风培百粤振斯文 / 270
濠水边的寻常人家 / 276



梦回水城 / 285



蒲
涧
之
水
天
上
来





流去的岁月，流不去的记忆

2010年夏天，广州空气潮湿炎热。一抹阳光透过密密的榕荫，洒落在越秀桥边、东濠涌畔一幢两层高的小楼房周围。天空飘着浮尘，马路上车来车往，行人熙熙攘攘，总是川流不息。上东濠涌的匝道排着长长的车龙。马路被阳光照得刺眼，冒出缕缕热气。这时，豪贤路小学放学了，一群穿校服的小学生涌了出来，就像打开了一道闸口，整条街道顿时流动起来，充满着溪水一般的喧哗与生机，这股清澈的“水”流向西，流向东，流向那幢沉凝与庄重的小楼房。楼房的一门一窗，一砖一石，顿时幻化出比湖水还要温柔的气质，让人在莅临之际，一种满袖清风，吹尽热尘的感觉，油然而生。

这座小楼房，就是广州首个以河涌为主题的博物馆——东濠会馆。

曾几何时，河涌是广州最为有名的景观，甚至是城市的象征之一。人们之所以把广州称为“江城”“水城”，不仅是因为那条烟水苍茫的珠江，更因为密布城里的无数湖泊、河涌和溪流。如今在广州的街巷名中，仍可以找到许多与河涌有关的名字：第一津至十八甫、濠畔街、清水濠、河傍路、涌沿街、



西濠二马路、马王通津、筑溪西街、濠边街、渡沙巷、新濠等等。

城内的河涌两岸，往往是人烟最稠密的地方。人们都有逐水而居的习惯，昔日广州的河涌，有些成了富家巨室私家园林的一部分，溪水临门，乔木出屋，点缀着上流社会的精致生活；但更多的是升斗小民的栖身之所，河涌边千门万户，密密层层，犬的吠声、鸡的啼声、木屐的嗒嗒声、小贩的叫卖声、人们的说笑声，嗡嗡不息，遥相呼应。

妇女们在涌边洗衣，男人用吊桶在涌里打水，赤身的小孩在水里嬉戏；桥头榕树下，开街档的讲古佬高声吆喝：“讲古啰！有嘢听！今日讲呢个……”只有寥寥几个听众；低矮的屋檐下，女人在用线弓刮脸；阳光慢慢西斜，涌水变幻着不同的色彩。家家户户炊烟缭绕。燕子在水面来回低飞，蜻蜓成群飞舞。不知从哪条深深的巷子里传出清脆的童声：“麻雀仔，担（𠵼）树枝，担上岗头望阿姨，阿姨梳只摩罗髻……”运货的小艇穿过淡淡的烟霏，荡桨而来，与另一艘捞鱼的船擦舷而过，船上的人虽然不认识，但也互打招呼；跨涌的石桥上，有人挑着满载素馨花的担子，吱吱呀呀走过，芬芳四溢。

在我们梦幻般的想象之中，一幅充满世俗风情的水墨画，就这样缓缓地展开。

通过前人描绘广州河涌的诗词，我们可以捕捉到昔日水城生活场景的某些片断。南宋诗人方信孺有一首诗，字里行间，仿佛回萦着当年河涌边欢悦的余情，足以勾起后人的无穷遐想：



经营犹记旧歌谣，来往舟人趁海潮。
风物眼前何所似，扬州二十四红桥。

歌谣，舟人，海潮，红桥。这些水亮亮的意象，为我们拼出一道最美的水城风景线。当人们坐着小船在河涌上航行时，河岸总是变化着不同的景物，让人心旷神怡，那一个一个从眼前滑过的小埗头，向船上的人展示着各自的风情，有些埗头是通往园林的，有些是通往街市的，有些很喧闹，有些很寂静。埗头上的人，姿态表情也各不相同，有些在等船，有些在洗涮器物，有些只是无聊地望着过往的船。这本身已是一种饶有趣味的风景。清代诗人王渔洋有一首竹枝词，写的是河涌热闹的一面：

潮来濠畔接江波，鱼藻门前净绮罗。
两岸画栏红照水，登船齐唱木鱼歌。

而另一位诗人耿国藩的诗，则是写河涌宁静的一面：

背郭临河静不哗，一轩深筑抵山家。
茶烟出户常萦树，池水过篱欲漂花。
小睡手中书未堕，半酣窗下字微斜。
丛兰不合留香久，勾引喧蜂入幕纱。

水城广州，宜微风，宜细雨，宜轻烟，宜淡晴，宜喧闹，宜和静，宜近观，宜远望，宜入诗，宜入画，横看竖看都是那么动人。



水是一座城市的生命之源。古人选择城市的地点，并不是随心所欲的，它关系到子孙万代的繁衍生息、兴衰荣枯，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。然而，千头万绪，摆在第一位的，永远是“水”。古人的经验是：一个地方好不好，未看山，先看水。水飞走则生气散，水融注则内气聚。水深处民多富，水浅处民多贫，水聚处民多稠，水散处民多离。

可以说，水城广州的地理格局，得天独厚。除了白云山与珠江的天然山水形胜，为广州带来无限生机外，历代先民在城厢内外兴修水利，挖湖蓄水，疏浚溪流，修筑了著名的六脉渠，也为广州的人文环境锦上添花。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曾由衷地赞叹广州水脉：“盖会城沙水气脉，起伏周环，有情有势，真天地造设之奇。”（《广东新语》）

虽然大部分河涌，今已湮灭，有的被填平了，有的成了暗渠，但从古书和旧地图上，仍可以找出它们的遗迹。细细考察之下，不禁令人惊叹，每条河涌的起止、位置、走向，目的都很明确，脉络清晰，各司其职，构成了绕抱回环、交流如织的水网。看得出来，当初的城市设计者，是动了很多脑筋的，经过认真的勘察，慎重的规划，并且根据城市的变化逐步完善。每一代人对城市水系的维护，也都非常注重历史，认真地体会前人的用心，揣摩前人的思路，哪里该有涌，哪里该有濠，哪里该有干渠，哪里该有支渠，哪里不宜动土，都极有讲究。谁也不会、也不敢随心所欲地盲干。城市得以日益繁盛，以至于今，实在既有地势使然，亦离不开人力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


任嚣城、越王城选址之谜

两千多年前，秦始皇派任嚣、赵佗率军征讨岭南，公元前214年，终于打败了越族西瓯人的顽强抵抗，实现了平定岭南的宏愿。广州建城，始于南海郡尉任嚣。他在东濠涌至仓边路之间的地区，修筑了一座小小的城池，作为南海郡治。

一个伟大的东方城市，就在这弹丸之地诞生，开始了最辉煌的生命之旅。

然而，任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建城？一个北方将领，不远万里，跑到这山陬海澨的“蛮荒之地”，究竟看中了什么？是什么东西让他如此流连忘返？为了解开这个历史之谜，我们不妨站在“东濠会馆”前，屏息静气，闭上双眼，把平日熟悉的那些高楼大厦、滚滚车流和一切现代都市的景象，统统从脑海中隐去，想象自己回到了两千多年前，那个金戈铁马唱大风的年代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，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？

首先进入我们想象空间的，仍然是水。

把任嚣吸引到这里来的，一定有很多因素，但文溪无疑是其中之一。

文溪是南北贯穿广州的一条主要水道，源头在白云山的蒲涧。追寻广州的河涌濠塹，就不能不说蒲涧，因为广州老城区



(今越秀区)内，几乎所有水道，都与蒲涧相通。它是广州城北最大的水源，从白云山下来，分成许多支流，穿城而过，汇入珠江。广州人的生活与它息息相关。

在所有关于蒲涧的传说中，都会提到九节菖蒲和郑安期升仙。据说九节菖蒲是一种叶瓣如兰，茎分九节，身似匙柄，散发幽香的植物。秦时山下有小村，乡人郑安期为了给父老乡亲治病，上山采药，在白云山蒲涧找到九节菖蒲。七月廿五日（农历）在涧旁的“禹余粮”（大石名）上升仙。

这是流传于广州坊间的故事。但关于郑安期，还有另一个版本，显然是从北方传来的，据说郑安期就是山东琅琊的安期生，受学于河上丈人，是协助秦始皇炼丹的方士，后来尾随任嚣、赵佗大军南下，结庐于白云山中，采药济世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被贬岭南时，曾有诗写道：“昔日菖蒲方士宅，后来薜卜祖师禅。如今只有花含笑，笑道秦王欲学仙。”

在广州民间的版本里，郑安期是攀藤采药时，藤断失足堕崖，被仙鹤救走的；但在北方的版本中，他却是因为私自吃了菖蒲，怕秦始皇怪罪，跳崖自杀，被仙鹤救走。不同的版本，反映出不同地方的文化特色。现在白云山有还有郑仙岩。后来人们把七月廿五日定为“郑仙诞”，每年这天，都会有大批的广州人到蒲涧洗浴，然后坐在涧旁的石头上，眼巴巴地望着天空，等候羽化登仙。当然，他们最终都是失望而归。

蒲涧水从磐石上过，味甘冷异于常流，饮之有金石气。泉水汇成流杯池，经濂泉飞流直下，泻出于层林之间，名为甘溪。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咏蒲涧泉：